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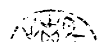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詳校官編修臣繆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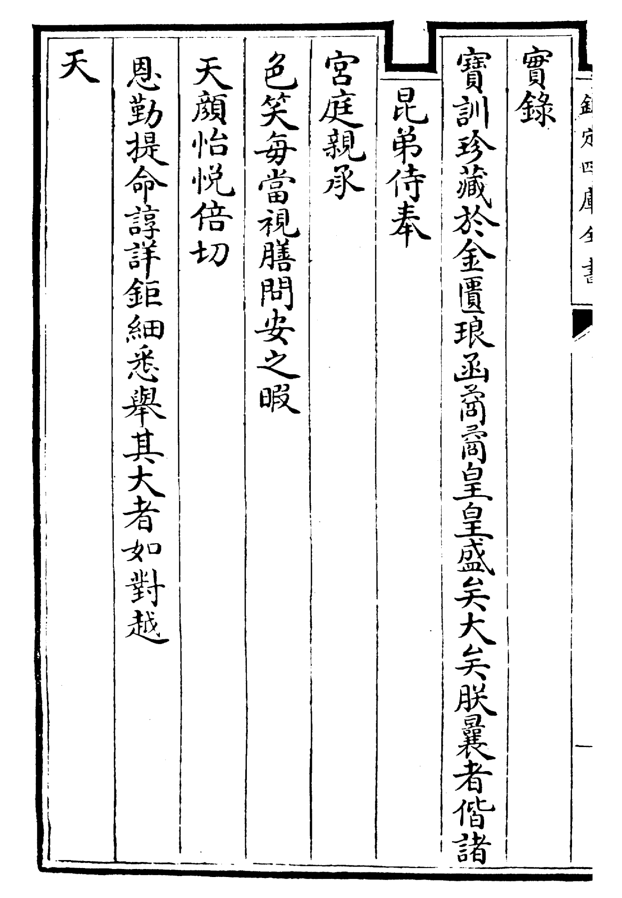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世宗憲皇帝御製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序

皇考聖祖仁皇帝性秉生安道參化育臨御悠久宇宙清寧六十載

聖德神功超越萬古凡為史臣所記注黎獻所覩聞者固已備編於



實錄
實訓珍藏於金匱琅函裔裔皇皇盛矣大矣朕曩者偕諸
昆弟侍奉
宮庭親承
色笑每當視膳問安之暇
天顔怡悦倍切
恩勤提命諄詳鉅細悉舉其大者如對越
天

祖之精誠侍養
兩宮之純孝主敬存誠之奥義任人敷政之宏猷慎刑重
穀之深仁行師治河之上略圖書經史禮樂文章之淵
博天象地輿歷律步筭之精深以及治内治外養性養
身射御方藥諸家百氏之論説莫不隨時示訓遇事立
言字字切於身心語語垂為模範盖由我
皇考質本生知而加以好學聖由天縱而益以多能舉天
地間萬事萬物之理融會貫通以其得之於心者宣為

至教視聽言動悉合經常飲食起居咸成矩度而
聖慈篤摯啟迪周詳涵育薰陶循循善誘朕四十年來祇
聆默識夙夜凛遵仰荷纘承益圖繼述追思疇昔天倫
之樂緬懷叮嚀告戒之言既歷歷以在心尚洋洋其盈
耳謹與誠親王允祉等記錄各條彙會成編恭名為
庭訓格言於戲
聖謨弘遠包涵無際以今所紀揆昔所聞僅存什一於千
百闕略甚多寔深愧悚然而是編也文辭精要意旨深

長苟能引伸而擴充之則片語能含衆義隻字可括千
言雖卷帙簡約而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罔弗兼該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一以貫之矣爰奉祕集壽之
琬琰以昭垂於億萬世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勗哉後嗣恪循
祖訓念茲罔斁受益靡窮世世子孫尚其永久敬承哉謹
序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提要

臣等謹案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雍正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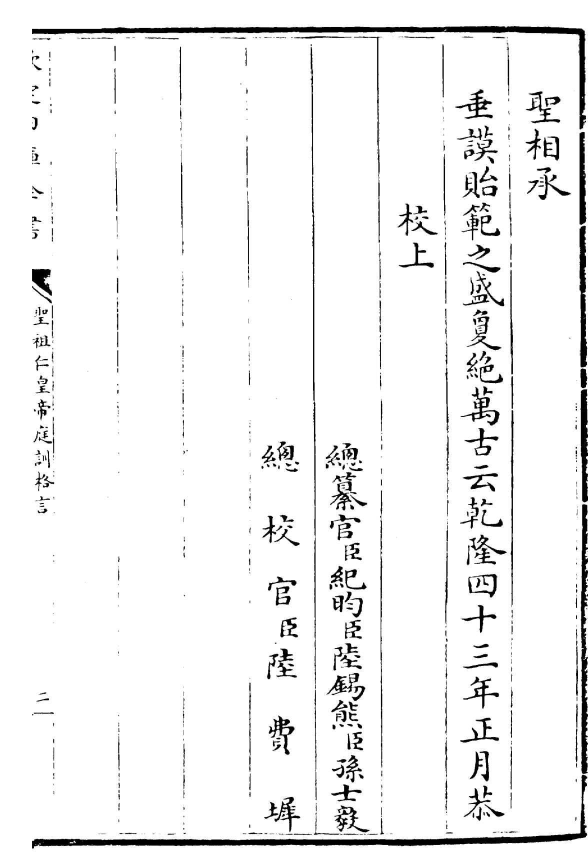
世宗憲皇帝親編凡二百四十有六則皆

實録

聖訓所未及載者蓋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悠久

世宗憲皇帝至孝承顔於
問安視膳之暇祗聆默識
神會心融逮
嗣服後著録成編
製序刋布昭垂奕禩真以
家法為
治法者臣等校録之餘仰見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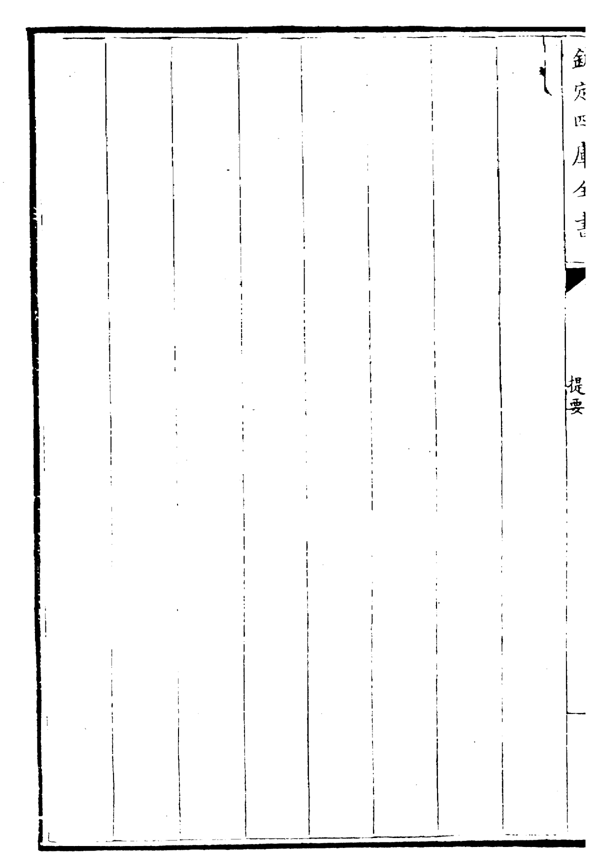
聖祖承

垂謨貽範之盛㫖絶萬古云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訓曰元旦乃履端令節生日爲載誕昌期皆係喜慶之辰宜心平氣和言語吉祥所以朕於此等日必欣悅以酬令節

訓曰吾人凡事惟當以誠而無務虛名朕自幼登極凡祀

壇廟禮神佛必以誠敬存心即理事務對諸大臣總以實

心相待不務虛名故朕所行事一出於真誠無纖毫虛飾

訓曰凡人於事務之來無論大小必審之又審方無遺慮故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誠至言也

訓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為心思何患聞見之不廣舜惟好問好察故能明四目達四聰所以稱大智也

訓曰凡天下事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慎重者敬也當無事時敬以自持而有事時即敬以應事務必謹終如始慎修思永習而安焉自無廢事葢敬以存心則心體湛然居中即如主人在家自能整飭家務此古人所謂敬以直内也禮記篇首以毋不敬冠之聖人一言至理備焉

訓曰為人上者用人雖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在下者常視上意所嚮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則下必投其所

好以誘之朕於諸藝無所不能爾等曾見我偏好一藝乎是故凡藝俱不能溺我

訓曰凡看書不為書所愚始善即如董子所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謂之昇平世界果使風不鳴條則萬物何以鼔動發生雨不破塊則田畝如何耕作布種以此觀之俱係粉飾空文而已似此者皆不可信以為真也

訓曰朕八歲登極即知黽勉學問彼時教我句讀者有

張林二內侍俱係明時多讀書人其教書惟以經書爲要至於詩文則在所後及至十七八更篤於學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日暮理事稍暇復講論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朕少年好學如此更耽好筆墨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張林二內侍俱及見明時善於書法之人亦常指示故朕之書法有異於尋常人者以此

訓曰節飲食慎起居實卻病之良方也

訓曰凡人修身治性皆當謹於素日朕於六月大暑之時不用扇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縱而能者也

訓曰汝等見朕於夏月盛暑不開牕不納風凉者皆因自幼習慣亦由心静故身不熱此正古人所謂但能心静即身凉也且夏月不貪風凉於身亦大有益蓋夏月盛陰在内倘取一時風凉之適意反將暑熱閉於腠理彼時不覺其害後來或致成疾每見人秋深多有肚腹不調者皆因外貪風凉而内閉暑熱之所

致也

訓曰凡人養生之道無過於聖人所留之經書故朕惟訓汝等熟習五經四書性理誠以其中凡存心養性立命之道無所不具故也看此等書不勝於習各種雜學乎

訓曰書經者虞夏商周治天下之大法也書傳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蓋道心為人心之主而心

法為治法之原精一執中者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
建中建極者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德也仁也敬
與誠也言雖殊而理則一所以明此心之微妙也帝
王之家所必當講讀故朕訓敎汝曹皆令誦習然書
雖以道政事而上而天道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無不
備於其間實所謂貫三才而亘萬古者也言乎天道
虞書之治歷明時可驗也言乎地理禹貢之山川田
賦可考也言乎君道則典謨訓誥之微言可詳也言

乎臣道則都俞吁咈告誡敷陳之忠誠可見也言乎理數則箕子洪範之九疇可敘也言乎修德立功則六府三事禮樂兵農歷歷可舉也然則帝王之家固必當講讀即仕宦人家有志於事君治民之責者亦必當講讀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在大賢希聖之心言必稱堯舜朕則兢業自勉惟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勿負乎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已耳

訓曰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盖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然敬鬼神之心非為禍福之故乃所以全吾身之正氣也是故君子修德之功莫大於主敬内主於敬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動外主於敬則惰慢之氣無自而生念念敬斯念念正時時敬斯時時正事事敬斯事事正君子無在而不敬故無在而不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與

訓曰凡理大小事務皆當一體留心古人所謂防微杜漸者以事雖小而不防之則必漸大漸而不杜必至於不可杜也

訓曰仁者以萬物為一體惻隱之心觸處發現故極其量則民胞物與無所不周而語其心則慈祥愷悌隨感而應凡有利於人者則為之凡有不利於人者則去之事無大小心自無窮盡我心力隨分各得也

訓曰仁者無不愛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廣在上則人咸戴焉在下則人咸親焉已逸而必念人之勞已安而必思人之苦萬物一體痌瘝切身斯為德之盛仁之至

訓曰凡人孰能無過但人有過多不自任為過朕則不然於閒言中偶有遺忘而誤怪他人者必自任其過而曰此朕之誤也惟其如此使令人等竟至為所感動而自覺不安者有之大凡能自任過者大人居多

也

訓曰虞書云宥過無大孔子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凡人孰能無過若過而能改即自新遷善之機故人以改過為貴其實能改過者無論所犯事之大小皆不當罪之也

訓曰曩者三逆未叛之先朕與議政諸王大臣議遷藩之事内中有言當遷者有言不可遷者然在當日之勢遷之亦叛即不遷亦叛遂定遷藩之議三逆既叛

大學士索額圖奏曰前議三藩當遷者皆宜正以國法朕曰不可廷議之時言三藩當遷者朕實主之今事至此豈可歸過於他人時在廷諸臣一聞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悅誠服朕從來諸事不肯委罪於人矧軍國大事而肯卸過於諸大臣乎

訓曰爾等凡居家在外惟宜潔淨人平日潔淨則清氣著身若近汚穢則爲濁氣所染而清明之氣漸爲所蒙蔽矣

訓曰朕幼年習射耆舊人教射者斷不以朕射為善諸人皆稱曰善彼獨以為否故朕能騎射精熟爾等甚不可被虛意承順讚美之言所欺諸凡學問皆應以此存心可也

訓曰人多強不知以為知乃大非善事是故孔子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朕自幼即如此每見高年人必問其已往經歷之事而切記於心決不自以為知而不訪於人也

訓曰人心虛則所學進盈則所學退朕生性好問雖極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於此等決不遺棄必搜其源而切記之並不以為自知自能而棄人之善也

訓曰朕自幼讀書間有一字未明必加尋繹務至明愜於心而後已不特讀書為然治天下國家亦不外是也

訓曰讀古人書當審其大義之所在所謂一以貫之也

若其字句之間即古人亦互有異同不必指摘辯駁以自伸一偏之説

訓曰讀書以明理為要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凡聖賢經書一言一事俱有至理讀書時便宜留心體會此可以為我法此可以為我戒久久貫通則事至物來隨感即應而不待思索矣

訓曰易云日新之謂盛德學者一日必進一步方不虛度時日大凡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也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而不學則終無成矣所以初學貴有決定不移之志又貴有勇猛精進之心尤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念人茍能有決定不移之志勇猛精進而又貞常永固毫不退轉則凡技藝焉有不成者哉

訓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一生只在志學一

言又實能學而不厭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千古聖賢與我同類人何為甘於自棄而不學茍志於學希賢希聖孰能禦之是故志學乃作聖之第一義也

訓曰子曰志於道夫志者心之用也性無不善故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不正之分此不可不察也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盖志為進德之基昔聖昔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弗屆志之所嚮無堅不入志於道則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

移由是而據於德而依於仁而游於藝自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本末兼該内外交養涵泳從容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訓曰凡人盡孝道欲得父母之歡心者不在衣食之奉養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歡心斯可謂真孝者矣

訓曰孝經一書曲盡人子事親之道為萬世人倫之極誠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

經之意蓋深望夫後之儒者身體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風俗其旨甚遠其功甚宏學者自當留心誦習服膺弗失可也

訓曰為臣子者果能盡心體貼君親之意凡事一出於至誠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昔日

太皇太后駕詣五臺因山路難行乘車不穩朕命備八人煖轎

太皇太后天性仁慈念及校尉請轎步履惟艱因欲易車

朕勸請再三

聖意不允朕不得已命轎近隨車行不數里朕見

聖躬乘車不甚安穩因請乘轎

聖祖母云予已易車矣未知轎在何處焉得即至朕

奏曰轎即在後隨令進前

聖祖母喜極拊朕之背稱贊不已曰車轎細事且道途之

間汝誠意無不懇到實為大孝盖深愜

聖懷而降是歡愛之旨也可見凡為臣子者誠敬存心實

心體貼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也

訓曰朕為天下君何求而不得現今朕之衣服有多年者竝無纖毫之玷裏衣亦不至少污雖經月服之亦無汗跡此朕天秉之潔淨也若在下之人能如此則凡衣服不可以長久服之乎

訓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奈何世人衣不過被體而衣千金之裘猶以為不足不知鶉衣緼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

錢之食猶以為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朕念及於此恒自知足雖貴為天子而衣服不過適體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味此非朕勉强為之實由天性自然汝等見朕如此儉德其共勉之

訓曰嘗聞明代宮闈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宮人幾至數千小有營建動費巨萬今以我朝各宮計之尚不及當日妃嬪一宮之數我朝外廷軍國之需與明代略

相髫鬍至於宮闈中服用則一年之用尚不及當日一月之多盖深念民力惟艱國儲至重
祖宗相傳家法勤儉敦樸為風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為訓不敢過也
訓曰冠帽乃元服最尊今或有下賤無知之人將冠帽置之靴韈一處最不合禮滿洲從來舊規亦最忌此
訓曰如朕為人上者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而人自從即如喫烟一節雖不甚關係然火燭之起多由於此

故朕時時禁止然朕非不會喫烟幼時在養母家頗善於喫烟今禁人而已用之將何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

訓曰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蓋禮以嚴分而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不由於斯

訓曰學問無他惟在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天理乃本然

之善有生之初天之所賦畀也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禀之偏動於物縱於情乃人之所為非人之固有也是故閑邪存誠所以持養天理隄防人欲省察克治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若能操存涵養愈精愈密則天理常存而物欲盡去矣

訓曰曩者三孽作亂朕料理軍務日昃不遑持心堅定而外則示以暇豫每日出遊景山騎射彼時滿洲兵俱已出征餘者盡係老弱遂有不法之人投帖於景

山路旁云今三孽及察哈爾叛亂諸路征討當此危殆之時何心每日出遊景山如此造言生事朕置若罔聞不久三孽及察哈爾俱已剿滅當時朕若稍有疑懼之意則人心搖動或致意外未可知也此皆

上天垂佑

祖宗神明加護令朕能堅心籌畫成此大功國已至甚危而獲復安也自古帝王如朕自幼閱歷艱難者甚少今海内承平迴思前者數年之間如何閱歷轉覺悚

然可懼矣古人云居安思危正此之謂也

訓曰今天下承平朕猶時刻不倦勤修政事前三孽作亂時因朕主見專誠以致成功惟大兵永興被困之際至信息不通朕心憂之現於詞色一日議政王大臣入內議軍旅事奏畢僉出有都統畢立克圖獨留向朕云臣觀陛下近日天顏稍有憂色上試思之我朝滿洲兵將若五百人合隊誰能抵敵不日永興之師捷音必至陛下獨不觀

太祖

太宗乎為軍旅之事臣未見眉顰一次皇上若如此則懦

怯不及

祖宗矣何必以此為憂也朕甚是之不日永興提音果至

所以朕從不敢輕量人謂其無知凡人各有識見常

與諸大臣言但有所知所見即以奏聞言合乎理朕

即嘉納都統畢立克圖漢仗好且極其誠實人也

訓曰大雨雷霆之際決毋立於大樹下昔老年人時時

告誡朕親眼常見汝等記之

訓曰世人皆好逸而惡勞朕心則謂人恒勞而知逸若安於逸則不惟不知逸而遇勞即不能堪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是觀之聖人以勞為福以逸為禍也

訓曰世人秉性何等無之有一等拗性人人以為好者彼以為不好人以為是者彼反以為非此等人似乎忠直如或用之必然僨事故古人云好人之所惡惡

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此等人之謂也

訓曰古人有言反經合理謂之權先儒亦有論其非者蓋天下止有一經常不易之理時有推遷世有變易隨時斟酌權衡輕重而不失其經此即所謂權也豈有反經而謂之行權者乎

訓曰大凡貴人皆能久坐朕自幼年登極以至於今日與諸臣議論政事或與文臣講論書史即與爾等家

庭閒暇談笑率皆儼然端坐此乃朕躬自幼習成素日涵養之所致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其信然乎

訓曰出外行走駐營之處最為緊要若夏秋間雨水可慮必覔高原凡近河灣及窪下之地斷不可住冬春則火荒可慮但覔草稀背風處若不得已而遇草深之地必於營外周圍將草刈除然後可住再有人先曾止宿之舊基不可住或我去時立營之處回途至

此亦不可再住如是之類我朝舊例皆為大忌

訓曰走遠路之人行數十里馬既出汗斷不可飲之水秋季猶可春時雖無汗亦不可令飲若飲之其馬必得殘疾汝等切記

訓曰天道好生人一心行善則福履自至觀我朝及古行兵之王公大臣內中頗有建立功業而行軍時曾多殺人者其子孫必不昌盛漸至衰敗由是觀之仁者誠為人之本與

訓曰凡人處世惟當常尋歡喜歡喜處自有一番吉祥景象蓋喜則動善念怒則動惡念是故古語云人生一善念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人生一惡念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此誠至理也夫

訓曰人心一念之微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是故心存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為放也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為私也惟心不為耳目口鼻所役始得泰然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訓曰大學中庸俱以慎獨為訓是為聖賢第一要節後人廣其說曰暗室不欺所謂暗室有二義焉一在私居獨處之時一在心曲隱微之地夫私居獨處則人不及見心曲隱微則人不及知惟君子謂此時指視必嚴也戰戰慄慄兢兢業業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斯

誠不愧於屋漏而為正人也夫

訓曰為人上者教子必自幼嚴飭之始善看來有一等王公之子幼失父母或人惟有一子而愛恤過甚其家下僕人多方引誘百計奉承若如此嬌養長大成人不至癡獃無知即多任性狂惡此非愛之而反害之汝等各宜留心

訓曰人之才行當辨其大小在大位者稱其清廉可矣若使役人等亦可加以清廉之名乎朕曾於護軍驍

騎中問其人如何而侍衛有以端密對者軍卒人等豈堪當此端密乃居大位之美稱軍卒止可言其樸實耳

訓曰爾等平日當時常拘管下人莫令妄干外事留心敬慎為善斷不可聽信下賤小人之語彼小人遇便宜處但顧利己不恤惡名歸於爾等也一時不謹可乎

訓曰凡人存善念天必綏之福祿以善報之今人日持念珠念佛欲行善之故也苟惡念不除即持念珠何

益

訓曰近世之人以不食肉為持齋豈知古人之齋必與戒並行易繫辭曰齋戒以神明其徳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也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古人無一日不齋無一日不戒而今之人以每月之某日某日持齋已與古人有間然持齋固為善事可以感發人之善念第不知其戒心何如耳

訓曰世上人心不一有一種人不記人之善專記人之

惡視人有醜惡事轉以為快樂如自得奇物者然此等幸災樂禍之人不知其心之何以生而怪異如是也汝等當以此為戒

訓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

訓曰人惟一心起為念慮念慮之正與不正只在頃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即從而正之自不至離道之遠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之微靜以存之動則察之必使俯仰無愧方是實在工夫是故古人治心防於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鉅也

訓曰人之為聖賢者非生而然也盖有積累之功焉由有恒而至於善人由善人而至於君子由君子而至

於聖人階次之分視乎學力之淺深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積德累功者亦當求其熟也是故有志為善者始則充長之繼則保全之終身不敢退然後有日增月益之效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其功用豈可量哉

訓曰朕自幼不喜飲酒然能飲而不飲平日膳後或遇年節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人有點酒不聞者是天

性不能飲也如朕之能飲而不飲始為誠不飲者大抵嗜酒則心志為其所亂而昏昧或致病疾實非有益於人之物故夏先后以旨酒為戒也

訓曰原夫酒之為用所以祀神也所以養老也所以獻賓也所以合歡也其用固不可少然而沈酣湎溺不時不節則不可是故先王因為酒禮賓主交錯揖讓升降溫溫其恭威儀反反立監佐史常以三爵為限況敢多飲乎此先王之所以戒酒失也奈何今之人

無故而飲飲必醉而後已富家子弟敗家破産身罹疾厄皆由於此而貧窮者纔得幾文便沽飲盡醉行凶遭禍抑何比比故周書以酒為誥而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訓曰禮義之心人皆有之未有安心為非而逆乎人道者也若或有之不過百中一二然此輩亦有所由起或有負氣而縱者或有使酒而縱者夫負氣者猶知顧忌而使酒者竟毫無所畏此非其人為之而酒為

之也故古之聖王遠焉賢士戒焉世之好飲者樂酒無厭心恒狂亂遂至形骸顛倒禮法喪失其為敗德何可勝言是故朕諄諄教飭爾等斷不可耽於酒者正為傷身亂行莫此為甚也

訓曰人之養身飲食為要故所用之水最切朕所經歷多矣每將各地之水稱其輕重因知水最佳者其分兩甚重若遇不得好水之處即蒸水以取其露烹茶飲之澤布尊旦巴胡突克圖多年以來所用皆係水

蒸之露也

訓曰朕避暑時曾於烏城熱河等處捕魚見侍衛執事人中年紀幼小者憐其未習於水每懷怵惕故朕諸子自幼俱令其習水即習之未精者較之若輩亦大不同所以行船涉水總不為汝等牽掛也可見為人凡學一藝必於自身有益我朝先輩嘗言一粒之藝於身有益誠謂是與

訓曰今外邊之無賴小人及太監等慣詈罵人且動輒

發誓亦如罵人之語皆出自口我等為人上者斷乎不可或使令之輩有過小則責之大則朴之詈罵之亦奚為汚穢之言輕出自口所損大矣爾等切記之

訓曰凡人不能無好惡但能勝其私心則善誠見善而好之見惡而惡之則不能牽累吾心矣人於喜怒亦然喜時不能不遇可怒之事怒時不能不遇可喜之事是故大學云忿懥好樂皆難得其正者此之謂也

訓曰人生於世無論老少雖一時一刻不可不存敬畏

之心故孔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我等平日凡事能敬畏於長上則不得罪於朋儕則不召過且於養身亦大有益嘗見高年有壽者平日俱極敬慎即於飲食亦不敢過度平日居處尚且如是遇事可知其慎重也

訓曰古聖人所道之言即經所行之事即史開卷即有益於身爾等平日誦讀及教子弟惟以經史為要夫吟詩作賦雖文人之事然熟讀經史自然次第能之

幼學斷不可令看小說小說之事皆敷演而成無實在之處令人觀之或信為真而不肖之徒竟有效法行之者彼焉知作小說者譬喻指點之本心哉是皆

訓子要道爾等其切記之

訓曰詩之為教也所從來遠矣昔在虞庭命夔為典樂之官以教冑子曰詩言志蓋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觸於境而宣於言者也自夫子刪定而後三百篇之旨粲然可覩採之里巷者為風陳之朝

廷者為雅薦之郊廟者為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
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下管間
歌合樂之所咏歎而祖功宗德之實著矣千載而下
因言識心故曰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也夫子雅言之
教稱引誦説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
詩以詠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詩也思夫
伯魚過庭之訓小子何莫學夫詩之教則凡有志於
學者豈可不以學詩為要乎

訓曰禮之係於人也大矣誠為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而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規小而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君臣上下賴之以序夫婦内外賴之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之以順而成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禮經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為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之說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於

身心之要旨爾等所習本經既熟正當學禮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其宜勉之

訓曰為人上者使令小人固不可過於嚴厲而亦不可過於寬縱如小過悮可以寬者即寬宥之罪之不可寬者彼時即懲責訓導之不可記恨若當下不懲責時常瑣屑蹂踐則小人恐懼無益事也此亦使人之要汝等留心記之

訓曰孔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此言極是朕恒見宮院内賤輩因稍有勤勞些須施恩伊必狂妄放縱生一事故將前所行是處盡棄而後已及遠置之伊又背地含怨古聖何以知之而為是言耶凡使人者皆宜深省此言也

訓曰太監原為宮中使令以備灑掃而已斷不可使其干預外事朕宮中之太監總不令在外行走有告假者日中出去晚必進内即朕御前近侍之太監等不過左右使令家常閒談笑語從不與言國家之政事

也

訓曰兵書云為將之道當身先士卒前者噶爾丹以追喀爾喀為名闌入邊界朕計安藩服親統六師由中路進兵逐日侵晨起行日中駐營又慮大兵遠討糧米為要傳令諸營將士每日一餐朕亦每日進膳一次未駐營時必先令人詳審水草或有乏水處則鑿井開泉蓄積澄流務使人馬給足竟有原無水處忽爾清泉流出導之可致數里人馬資用不竭一近克

魯倫河即身率侍衛前鋒直擣其巢大兵隨後依次而進噶爾丹聞朕親統大兵忽自天臨魂膽俱喪即行逃竄恰遇西師於昭木多一戰而大破之此皆由朕上得天心出師有名故爾新泉涌出山川靈應以致數十萬士卒車馬各各安全三月之間振旅凱旋而成茲大功也

訓曰兵丁不可令習安逸惟當教之以勞時常訓練使步伐嚴明部伍熟習管子所謂晝則目相視而相識

夜則聲相聞而不乖也如是則戰勝攻取有勇知方故勞之適所以愛之教之以勞真乃愛兵之道也不但將兵如是教民亦然故國語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訓曰我等時居塞外常飲河水然平時不妨但夏日山水初發深當戒慎此時飲之易生疾病必得大雨一二次後山中諸物盡被滌蕩然後潔清可飲

訓曰朕每歲巡行臨幸處居人各進本地所產菜蔬嘗喜食之高年人飲食宜淡薄每兼菜蔬食之則少病於身有益所以農夫身體强壯至老猶健者皆此故也

訓曰嘗觀宋史孝宗月四朝太上皇稱為盛事孝宗於宋固為敦倫之主然而上皇在御自當乘暇問視豈可限定朝見之期朕事

皇太后五十餘年總以家庭常禮出乎天倫至性遇有事

奏啓一日二三次進見者有之或無事即間數日者有之至於

萬壽誕辰嘉時令節朕備家宴恭請臨幸則自晨至暮左右奉侍豈止日覲數次朕之巡狩江南出獵塞北也隨本報三日一次恭請

聖安外仍使近侍太監乘傳請

安並進所獲鹿麅雉兔鮮果鮮魚之類凡有所得即令馳進從不拘定日期且朕侍

皇太后家人禮數惟以順適為安自然為樂並不以朝見日期限定禮法而稱孝也

訓曰嘗閱明宣宗實錄其奉事母后和敬有禮至今覽之猶足令人感慕朕嘗思先王以孝治天下故夫子稱至德要道莫加於此自唐宋以來人君往往疏於定省有經年不一見者獨不思朝夕承懽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家庭常禮出於天倫至性何嘗以上下而有別也

訓曰諸樣可食果品於正當成熟之時食之氣味甘美亦且宜人如我為大君下人各欲盡其微誠故爭進所得初出鮮果及菜蔬等類朕只畧嘗而已未嘗食一次也必待其成熟之時始食之此亦養身之要也

訓曰朕於凡事必存心分別吉凶如簡用大臣陞轉職官本章必置之於案或置之於床若夫刑部人命事件暫留中細閱者必別置一處決不與吉事相參朕於此等處如此留心者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也

訓曰頃因刑部彙題內有一字錯誤朕以硃筆改正發出各部院本章朕皆一一全覽外人謂朕未必通覽每多疏忽故朕於一應本章見有錯字必行改正翻譯不堪者亦改削之當用兵時一日三四百本章朕悉親覽無遺今一日中僅四五十本而已覽之何難一切事務總不可稍有懈慢之心也

訓曰世間事甚不如意者莫過於決斷秋審一事夫殺人之人理應償命但為人君者於殺人之事必以哀

矜之心處之故朕每理秋審之事無一不竭盡心力而詳審之也

訓曰爾等見朕時常所使新滿洲數百勿易視之也昔

太祖

太宗之時得東省一二人即如珍寶愛惜眷養朕自登極以來新滿洲等各帶其佐領或合族來歸順者

太皇太后聞之向朕曰此雖爾

祖上所遺之福亦由爾撫柔遠人教化普遍方能令此輩

傾心歸順也豈可易視之

聖祖母因喜極降是旨也

訓曰王師之平蜀也大破逆賊王平藩於保寧獲苗人

三千皆釋而歸之及進兵滇中吳世璠窮蹙遣苗人

濟師以拒我苗不肯行曰天朝活我恩德至厚我安

忍以兵刃相加遺耶夫苗之獷悍不可以禮義馴束

宜若天性然者一旦感恩懷德不忍輕倍主上有內

地士民所未易能者而苗頑能之是可取也子輿氏不云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寧謂苗異乎人而不可以德服也耶

訓曰凡人於無事之時常如有事而防範其未然則自然事不生若有事之時卻如無事以定其慮則其事亦自然消滅矣古人云心欲小而膽欲大遇事當如此處之

訓曰凡大人度量生成與小人之心志迥異有等小人滿口惡言講論大人或者背面毀謗日後必遭罪譴朕所見最多可見天道雖隱而其應實不爽也

訓曰孟子云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此誠然也看來人之善惡係於目者甚顯非止眸子之明暗有人焉其視人也常有一種徬徨不定之態則其人必不正我朝滿洲耆舊亦甚賤此等人

訓曰凡人行住坐臥不可回顧斜視論語曰車中不内顧禮曰目容端所謂内顧即回顧也不端即斜視也此等處不但關於德容亦且有犯忌諱我朝先輩老人亦以行走回顧之人為大忌諱時常言之以為戒也

訓曰道理之載於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遇事有執泥處而經歷事故多者又每逐事圓融而無定見此皆

一偏之見朕則謂當讀書時須要體認世務而應事時又當據書理而審其事宜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訓曰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如宋周程張朱諸儒皆能勉行道學之實其議論皆發明先聖先賢之奥旨又若司馬光乃宋朝名相觀其編輯資治通鑑論斷古今盡得其當可謂言行相符然自未嘗博道學之名也今人講道學者徒尚語言文字而尤好非議人非惟言行不符而言之有實者蓋亦寡矣朕不尚

空言惟務實行尤不肯非議人蓋以人各有短長棄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始能盡人之材若必求全責備稍有欠缺即行指摘非忠恕之道也

訓曰人生於世最要者惟行善聖人經書所遺如許言語惟欲人之善神佛之教亦惟以善引人後世之學每每各向一偏故爾彼此如讐敵也有自謂道學入神佛寺廟而不拜自以為得真傳正道此皆學未至而心有偏以正理度之神佛者皆古之至人我等禮

之敬之乃理之當然也即今天下至大神佛寺廟不可勝數何寺廟而無僧道若以此輩皆為異端使盡還俗不但一時不能而許多人將何以聊其生耶

訓曰老者嘗云人至高年則不能耐暑朕於此言常在疑信之間厥後年至五旬即不能耐暑些須受熱則內煩悶而不能堪細思其故盖由人年壯血氣强盛水火平均所以不顯年高血氣衰敗水不能勝火故不能耐暑爾等此時還不在意至年漸高自覺之矣

訓曰有人見朕之鬚白言有烏鬚良方朕曰我等自幼凡祭祀時嘗以鬚鬓至白牙齒盡黄為祝今幸而鬚鬓白矣不思福履所綏而反怨老之已至有是理乎

訓曰我朝先輩有言老人牙齒脫落者於子孫有益此語誠然數年前朕詣

寧壽宫請安

皇太后向朕問治牙痛方言牙齒動揺其已脫落者則痛止其未脫落者痛難忍朕因

奏曰
太后聖壽已踰七旬孫及曾孫殆及百餘且
太后之孫皆已鬚髮将白而牙齒将落矣何况
祖母享如是之高年我朝先輩常言老人牙齒脫落於子
孫有益此正
太后慈闈福澤綿長之嘉兆也
皇太后聞朕之言歡喜倍常謂朕言極當稱賛不已且言
皇帝此語凡如我老媪輩皆當聞之而生歡喜也

訓曰記云昏定晨省者言為子之所以竭盡孝心耳人當究其本意不可徒泥其辭必循其跡以行之如朕子孫衆多逐日早起問安汝子又早起問汝之安日暮又如此相繼問安不但爾等無飲食之暇即朕亦將終日不得一飯之暇矣決非可行之事由此觀之凡人讀書俱究其本意而得之於心可也

訓曰易為四聖之書其立象設卦繫辭廣大悉備言其理則無所不該言其用則自昔伏羲神農黄帝堯舜

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然而深探作易之旨大抵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吉凶悔吝之别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朕惟經學為治法之要而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故朕研求易理玩索精緼前命儒臣參考諸儒註疏傳義撰為日講易經解義又命大學士李光地纂修周易折中乙夜披覽一字一畫斟酌無忽誠以

易之為書有觀民設敎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
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所以極天人窮性命
開物前民通變盡利者其理莫詳於易故孔子嘗曰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葢言凡為學者不可以不學
而學又不可易視之也
訓曰凡事只空談若不眼見終屬無用詩云伯氏吹壎
仲氏吹箎然而實見壎箎者有幾人一歲除日乾清
宮正陳設樂器朕召南書房漢大臣翰林等降旨云

爾等凡作詩賦多以壎篪比兄弟問爾壎篪之形如何皆云不知因命內監將樂器中壎篪取與伊等觀看伊等看畢欣然稱奇以為臣等惟於書中見之即隨口空談誰人實見壎篪今日方得明白也凡事皆如此必親見親歷始得確實若聞之他人或書中偶見即據以為言必貽笑於有識之人矣

訓曰我朝清字各國語音俱可以叶

太宗皇帝時曾借蒙古字以代清文後來奉

勅諭學士達海修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撰清文朕慮將
來或有授受之訛故特與高年人等搜輯舊語製為
清文鑑頒行之既有此書則我朝清字必不至於遺
漏矣

訓曰賴
祖父福蔭天下一統國泰民安遠方外國商賈漸通各種
皮毛較之向日倍增記朕少時貴人所尚者惟貂其
次則狐膁天馬之類至於銀鼠總未見也駋馬耿聚

忠著一銀鼠皮褂衆皆環視以為奇珍而今銀鼠能直幾何即此一節而論

祖父所遺之基所積之福豈可易視哉

訓曰凡人飲食之類當各擇其宜於身者所好之物不可多食即如父子兄弟間我好食之物爾則不欲爾不欲食之物我强與汝以食之豈可乎各人所不宜之物知之即當永戒由是觀之人自有生以來腸胃自各有分别處也

訓曰人果專心於一藝一技則心不外馳於身有益朕所及明季人與我國之耆舊善於書法者俱壽考而身强健復有能畫漢人或造器物匠役其巧絕於人者皆壽至七八十身體强健畫作如常由是觀之凡人之心志有所專即是養身之道

訓曰朕決不欺人即如今凡匠役人等各有密傳技藝決不肯告人而朕問之彼若開誠明奏朕必密之不告一人也

訓曰凡人能量已之能與不能然後知人之艱難朕自幼行走固多征剿噶爾丹三次行師雖未對敵交戰自料猶可以立在人前但念越城勇將則知朕斷不能為何則朕自幼未嘗登牆一次每自高崖下視頭猶眩暈如彼高城何能上登自已決不能之事豈可易視所以朕每見越城勇將心實憐之且甚服之

訓曰昔時大臣久經軍旅者多以人命為輕朕自出兵以後每反諸已或有此心乎思之而益加敬謹焉

訓曰行圍打牲必用鳥鎗而鳥鎗火藥最宜小心大槩一兩火藥可以烘動二三間房屋如或一斤則其力不可言矣我知之最切且聞之亦多是故訓爾等用鳥鎗時各宜小心謹慎也

訓曰吾人燕居之時惟宜言古人善行善言朕每對爾等多教以善爾等回家各告爾之妻子爾之妻子亦莫不樂於聽也事之美豈有踰此者乎

訓曰凡人持身處世惟當以恕存心見人有得意事便

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此皆自已實受用處若夫忌人之成樂人之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古語云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已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

訓曰民生本務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蠶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至於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以養福亦可以致壽若夫為官者儉則可以養廉居官居鄉只緣不

儉宅舍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與其寡廉孰若寡欲語云儉以成廉侈以成貪此乃理之必然者

訓曰嘗謂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天下寧有不好逸樂者但逸樂過節則不可故君子者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縱節樂不敢極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是以身安而澤長也書曰君子所其無逸詩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至哉斯言乎

訓曰國家賞罰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轉移人心維持風化善者知勸惡者知懲所以代天宣敎時亮天工也故爵曰天職刑曰天罰明乎賞罰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韓非子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能生功止過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蓋言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當公愼而不可忽者也

訓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不

可不察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子論用人用刑則曰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謂不自用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察而實見其可否然後信之至若舜又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斷之以己意然後參之於人與鬼神可見古之聖人或先參衆論而後審之以獨斷或先定

已見而後稽之於人神其慎重不苟如此蓋衆謀獨

斷不容偏廢但先後異用而隨事因時可耳

訓曰天下事物之來不同而人之識見亦異有事理當

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學力之所至不待擬議而後得

之此素定之識也有事變倏來一時未能驟斷必待

深思而後得之此徐出之識也有雖深思而不能得

合衆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用之此

取資之識也此三者雖聖人亦然故周公有繼日之

思而堯舜亦曰疇咨稽衆惟能竭其心思能取於衆所以為聖人耳

訓曰孟子言良知良能蓋舉此心本然之善端以明性之善也又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謂自孩提以至終身從吾心縱吾知任吾能自莫非天理之流行也即如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尚言於志學而立不惑知命耳順之後故古人童蒙而教八歲即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所以正其稟習之偏防其物

欲之誘開擴其聰明保全其忠信者無所不至即孔子之聖其求道之心乾乾不息有不知老之將至故凡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其擇善固執克己復禮循循勉勉無有一毫忽易於其間始能日進也

訓曰朕自幼留心典籍比年以來所編定書約有數十種皆已次第告成至於字學所關尤切字彚失之簡略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各方風土不同語音各異司馬光之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後人不

無訾議洪武正韻多所駁辯迄不能行仍依沈韻朕參閱諸家究心考證如我朝清文以及蒙古西域洋外諸國多從字母而來音雖由地而殊而字莫不寄於點畫兩字合作一字二韻切為一音因知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形象寄於字體故朕酌訂一書命曰康熙字典增字彙之闕遺删正字通之繁冗務使詳略得中歸於至當庶可垂示永久云

訓曰朕自幼所見醫書頗多洞徹其原故後世托古人

之名而作者必能辨也今之醫生所學既淺而專圖利立心不善何以醫人如諸藥之性人何由知之皆古聖人之所指示者也是故朕凡所試之藥與治人病愈之方必曉諭廣衆或各處所得之方必告爾等共記者惟冀有益於多人也

訓曰藥品不同古人有用新苗者有用曝乾者或以手折口咬撮合一處如今皆用曝乾者以分量稱合此豈古制耶如蒙古有損傷骨節者則以青色草名綽

爾海之根不令人見採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試之
誠然驗之即内地之續斷由此觀之蒙古猶有古制
藥惟與病相投則有毒之藥亦能救人若不當即人
參人亦受害是故用藥貴與病相宜也
訓曰養生之道飲食為重設如身體微有不豫即當節
減飲食然亦惟比尋常稍減而已今之醫生一見人
病即令勿食但以藥物調治若或内傷飲食者禁之
猶可至於他症自當視其病由從容調理量進飲食

使氣血增長茍於飲食禁之太過惟任諸凡補藥鮮能資補氣血而令之充足也養身者宜知之

訓曰朕從前曾往王大臣等花園遊幸觀其蓋造房屋率皆效法漢人各樣曲折槅斷謂之套房彼時亦以為巧曽于一兩處效法為之久居即不如意厥後不為矣爾等俱各自有花園斷不可作套房但以寛廣宏敞居之適意為宜

訓曰朕雖於談笑小節亦必循理先者大阿哥管養心

殿營造事務時一日同西洋人徐日昇進内與朕閑談中間大阿哥與徐日昇戲曰剃汝之鬚可乎徐日昇佯佯不采云欲剃則剃之彼時朕即留意大阿哥原是悖亂之人設曰我奏過皇父剃徐日昇之鬚欲剃則竟剃矣外國之人謂朕因戲而剃其鬚可乎其時朕亦笑曰阿哥若欲剃亦必啓奏然後可剃徐日昇一聞朕言凄然變色雙目含淚一言不出既逾數日後徐日昇獨來見朕涕泣而向朕曰皇上何如斯

之神也為皇子者即剃我外國人之鬚有何關係皇
上尚慮及未然降此諭旨實令臣難禁受也厥後四
十七年朕不豫時徐日昇聽信外邊亂語以為朕疾
難愈到養心殿大哭自怨其無造化隨回至家身故
夫一言可以得人心而一言亦可以失人心也

訓曰我朝先輩老者雖未深通書史然所行奇處極多
即如古有結繩之政我朝先輩奏事亦嘗結帶為記
古用木簡竹簡書字我朝今用綠頭牌木牌由此觀

之凡聖人應運而興者所行自暗與古合誠足異也

訓曰春夏之時孩童戲耍在院中無妨毋使坐在廊下此老年人嘗言之也

訓曰昔者喀爾喀尚未内附之時惟烏朱穆秦之羊為最美厥後七旗之喀爾喀盡行歸順達里崗阿等處立為牧場其初貢之羊朕不敢食特遣典膳官虔供

陵寢朕始食之即如朕新製法藍碗因思

先帝時未嘗得用亦特擇其嘉者恭奉

陵寢以備供茶朕之追遠致敬每事不忘爾等識之

訓曰朕自幼喜觀稼穡所得各方五穀菜蔬之種必種之以觀其收穫誠欲廣布於民生或有裨益也朕豐澤園所種之稻偶得一穗較他穗先熟因種之遂比別稻早收若南方和煖之地可望一年兩穫即如外國之卉各省之花凡所得種種之即生而且花開極盛觀此則花木之各遂其性也可知矣今塞外之野繭大似山東之山繭朕因織為繭紬製衣衣之此皆

農桑之要務至於花木皆天地生意所發故朕心深惬焉

訓曰古人嘗言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此先事預防之至計所當講求於平日者近見小民蓄積匱乏一遇水旱遂致難支此皆豐稔之年粒米狼戾不能儲備之故也國計若是家計亦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安分養福子孫常守

訓曰朕生性不喜價值太貴之物出遊之處所得樹根或可觀之石圍場所獲野獸之角或爪牙以至木葉之類必隨其質而成一應用之器即此觀之天下之物雖最不直價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棄也

訓曰嘗見有人講論舊磁器皿以為古玩然以理論舊磁器皿俱係昔人所用其陳設何處俱不可知看來未必潔淨非大貴人飲食所宜留用不過還置之案頭或列之書厨以為一時之清賞可矣此亦富貴人家

所當留心之一節故語爾等知之

訓曰諸國必有一所敬之神即如我朝之敬祀祖神者如蒙古回子番苗猓猓以及各國之人皆自有一所敬之神由此觀之天之生斯人也敬之一字凡事不可須臾離也

訓曰凡人各有一懼怕之物有怕蛇而不怕蝦蟆者亦有怕蝦蟆而不怕蛇者朕雖不怕諸樣之物然從來不以戲人在怕蟲之人見其所怕之蟲不顧身命往

往竟有拔刀者如在大君之前倘出鋒刃俱係重罪明知此故而因一戲以入人罪亦復何味爾等留心切記可也

訓曰敬重神佛惟在我心而已自唐宋以來相傳遇神佛祭日特造神佛紙像供之祭畢復焚此雖無關乎大禮然於道理甚不合外邊小人隨其俗尚可已我等為人上者知此當各戒之

訓曰朕南巡數次看來大江以南水土甚軟人亦單薄

諸凡飲食視之鮮明奇異然于人則無補益處大江以北水土即好人亦强壯諸凡飲食亦皆于人有益此天地間水土一定之理今或有北方人飲食執意倣南方此斷不可也不惟各處水土不同而人之腸胃亦異勉强倣之漸至於軟弱於身有何益哉

訓曰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人皆以洋人為巧所作為佳却不知漆之為物宜潮濕而不宜乾燥中國地燥塵多所以漆器之色最暗觀之似粗鄙洋地在海中

潮濕無塵所以漆器之色極其華美此皆各處水土使然並非洋人所作之佳中國人所作之不及也

訓曰邊外水土肥美本處人惟種穈黍稗稷等類總不知種別樣之穀因朕駐蹕邊外備知土脈情形教本處人樹藝各種之穀歷年以來各種之穀皆獲豐收墾田亦多各方聚集之人甚衆即各山壑中皆成大村落矣上天愛人凡水陸之地無一處不可以養人惟患人之不勤不勉爾誠能勤勉到處皆可耕鑿以

給妻子也

訓曰我朝滿洲舊風凡飲食必甚均平不拘多寡必人人徧及使嘗其味朕用膳時使人有所往必留以待其回而與之食青海台吉來時朕閒話中間問伊等舊風亦云如是由是觀之古昔所行之典禮其規模皆一殆無内外遠近之分也

訓曰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國作驗時之日晷初製一二時明朝皇帝目以為寳而珍重之順治十年間

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鳴鐘以驗時刻不離左右其後又得自鳴鐘稍大者遂效彼爲之雖能髣髴其規模而成在内之輪環然而上勁之法條未得其法故不得其準也至朕時自西洋人得作法條之法雖作幾千百而一一可必其準爰將向日所珍藏

世祖皇帝時自鳴鐘盡行修理使之皆準今與爾等觀之爾等託賴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鳴鐘十數以爲玩器豈可輕視之其宜永念

祖父所積之福可也

訓曰朕所居殿現鋪氊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換者有之朕生性廉潔不欲奢於用度也

訓曰舊滿洲忌諱之事皆如古典即如遇一忌諱之事有年高者則子弟為年高者忌諱子孫衆多年高者亦為子孫忌諱是皆彼此愛敬之意汝等知此必遵而行之

訓曰大凡殘疾之人不可取笑即如趺蹼之人亦不可

哂盖殘疾之人見之宜生憐憫或有無知之輩見殘疾者每取笑之其人非自招斯疾即招及子孫即如哂人跌蹼不旋踵間或即失足是故我朝先輩老人常言勿輕取笑於人取笑必然自招正謂此也

訓曰白素之物最為吉祥佛經中以白為淨故蒙古西番僧衆供佛見貴人必進白綾手帕以為贄見之禮且我朝一應喜慶筵宴桌張亦必用素白布足以為盖祆此正古人繪事後素之義也

訓曰朕自幼凡祭祀典禮必親行以致其誠敬今因年老於諸祭祀典禮身不能者寧遣王公大臣恭代斷不苟且行之以塞責也今遣爾等恭代亦必如朕之誠敬可矣

訓曰明朝十三陵朕往觀數次亦嘗祭奠今未去多年爾等亦當往觀祭奠遣爾等去一兩次則地方官看守人等皆知敬謹

世祖章皇帝初進北京明朝諸陵一毫未動收崇禎之屍

特修陵園以禮葬之厥後親往奠祭盡哀至於諸陵亦皆拜禮觀此則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謂超出往古矣

訓曰凡人平日必當涵養此心朕昔足痛之時轉身艱難足欲稍動必賴兩傍侍御人挪移少著手即不勝其痛雖至於如此朕但念自罹之災與左右近侍談笑自若竝無一毫躁性生忿以至於苛責人也二阿哥在德州病時朕一日視之正值其含怒與近侍之

人生忿朕寬解之曰我等為人上者罹疾却有許多人扶持任使心猶不足如彼內監或是窮人一遇疾病誰為任使雖有氣忿向誰出耶彼時左右侍立之人聽朕斯言無有不流涕者凡此等處汝等宜切記於心

訓曰人於平日養身以怯懦機警為上未寒涼即增衣服所食物稍不宜即禁忌之愈謹慎愈怯懦則大益於身但觀老大臣輩盡皆如此朕每見伊等常以機

心戲之然機心第不可用之於他處若各用之於養身其有益無比也

一日指案上所置賀蘭國鐵尺

訓曰此鐵尺既不曲且無鐵繡氣味爾等其知此乎乃琢賀蘭國刀而為之者夫改兵器而設於書案亦偃武修文之意也曩者西洋人安多見之曾謂刀者兵器人人見而畏之今設於書案人人見而喜持焉亦極吉祥之事斯言最得理也

訓曰中華城池地里圖様雖載於直省志書但取其大槩而地里之遠近俱不得其凖朕以治歷之法按天上之度以凖地里之遠近故毫無差忒曾分道遣人盡山川城郭而量其形勢南至沔國北至俄羅斯東至海濵西至岡底斯俱入度內名為皇輿全圖又命善於丹青者精心繪出刋刻成圖頒賜爾等觀此圖方知我朝地輿之廣大

祖宗累積豈可輕視耶既知創業之維艱應慮守成之不

易朕惟祝告上天俾天下蒼生永樂此昇平之世界耳

訓曰人生凡事固有定數然而其中以人力奪天工者有之如取火鏡指南鍼一物之微能參造化至於推步七政之運行寒暑之節候日月之交蝕皆時刻不爽又若春耕夏耘乃致西成秋穫茍徒恃天工不盡人力何以發造化之機而時亮天工乎

訓曰汝等皆係皇子王阿哥富貴之人當思各自保重

身體諸凡宜忌之處必當忌之凡穢惡之處勿得身臨譬如出外所經行之地倘遇不祥不潔之物即當遮掩躲避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於爾等身為皇子者乎

訓曰為人上者居處宮室雖貴潔淨然亦不可太過戍癖嘗見有人過於好潔其所居之室一日掃除數次家下人著履者皆不許入衣服少有沾汚即棄而不用親屬所饋飲食俱不肯嘗此等人謂之犯潔癖久

之反為身累蓋其性情識見鄙隘已甚實非正心修身之大道特語爾等知之

訓曰父母之於兒女誰不憐愛然亦不可過於嬌養若小兒過於嬌養不但飲食之失節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長大成人非愚則癡嘗見王公大臣子弟中每有癡獃軟弱者皆其父母過於嬌養之所致也

訓曰我朝舊制多合經書古典滿洲例帶馬必以右手牽犬必以左手禮記即然如斯類者儘有

訓曰古人一年四季出獵若此則人勞而禽獸亦不得遂其生朕一年兩季行幸春日水獵欲人之習於舟楫也秋日出哨欲人之習於弓馬也若此則人不勞而禽獸亦得遂其生是故我朝之兵甚强健所向無敵者實朕使之以時而養之以節之所致也

訓曰朕初次南巡閱河各樣船俱試坐之皆不甚妥厥後朕親指示作黄船盡善盡美極其堅固雖遇大風浪坐此船毫無可慮也朕於大小事務必搜其本原

復諮於衆然後行之

訓曰黄淮兩河關係漕運民生最為重要故朕不憚勤勞屢親廵閱察其險易之形勢審其疏導之機宜緩急次第具有成畫大修工程費以數百萬計歲修帑金亦以數十萬計乃康熙三十七年黄淮竝漲總河董安國不堅築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墊高以致倒灌洪澤湖口湖水從六壩旁洩由運河入下河淹没民田於是罷董安國而以于成龍代之授以治河

方略三十八年親往閱視駐蹕清口河干面諭于成龍清口宜築挑水壩挑黄河使趨北岸始免倒灌清口之患而于成龍未獲成功繼用張鵬翮為總河又令大臣官員往高堰築堤堅閉六壩使洪澤湖水暢出清口仍諭張鵬翮清口築挑水壩尤為緊要此壩不築則黄水頂衝斷不能使向北岸湖水必不得暢流張鵬翮遵奉朕言壩功築成黄流遂直趨陶莊清水因以暢流疊經伏秋大漲並無倒灌之事又命浚

張福口等引河築歸仁堤疏人字芒稻涇凋等河開大通口皆一一告竣曩時黄水泛漲或與岸平或漫溢四出今黄河深通河岸距水面數十餘丈縱遇大漲亦可無虞此皆由朕深念河工國家大事夙夜厪懷未嘗少釋且簡命河臣倚任甚切所屬官吏俱聽選用凡在河工大小官員並皆勉力赴工共襄河務之所致也此係朕治河始末特語爾等識之

訓曰言治河者謂宜順其入海之性不宜障塞以與之

爭此但言其理耳今河決在七里溝去海止四十餘里若聽其順流入海既可不勞人功亦且永無河患豈不甚便但淮以北二百里之運道遂成枯渠國計所關故不得不使其迂迴而入淮河之故道此由時勢與古不同也

訓曰爾等荷蒙朕恩作王貝勒貝子各自分家異居矣但當謹遵國法守爾等本分度日可也爾等王職惟朝會大典除此凡外邊諸事不可干預朕若命以事

務當視朕之所命盡心竭意方不負朕之所用而貽人譏笑也

訓曰凡人養身重在衣食古人云慎起居節飲食然而衣服之係於人者亦為最要如朕冬月衣服寧過於厚却不用火爐所以然者蓋為近火則衣必薄出外行走必致感寒與其感寒而加服何如未寒而先進衣乎

訓曰朕出獵在外雖遇極寒時不下帽簷面罷耳輪一

次未凍然而尋常在家衣必厚實葢出獵在外必預防寒冷若尋常居家偶爾出行忽感寒氣者有之宜常防範

訓曰曩者一時作興吹筒吹者甚多朕亦嘗試之不濟於用且甚傷人氣近來皆不用矣與其用無益之物何若暇時熟習弓馬不亦善乎

訓曰朕用膳後必談好事或寓目於所作珍玩器皿如是則飲食易消於身大有益也

訓曰子平六壬奇門等學俱係後世人按五行生尅互相敷演而成其取義也雖極巧極精然其神煞名號盡是人之所定揆之正理實難信也世人習某件即偏於某件以為甚深且奧以誇耀於人朕於暇時亦曾究心此等雜學以考其根源一一洞徹知其不能確準又焉能及古聖所傳之大道耶

訓曰河圖順轉而相生洛書逆轉而相尅蓋生者所以成其體而尅者所以宏其用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以五行相尅為次第可見相尅是五行作用處今術數家或以相尅取財官或以相尅取發用亦此理也

訓曰人之一生雖云命定然而命由心造福自己求如子平五星推人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日後試之多有不驗蓋因人事未盡天道難知譬如推命者言當顯達則自謂必得功名而詩書不必誦讀乎言當富饒則自謂坐致豐亨而經營不必謀計乎至謂一生

無禍則竟放心行險恃以無恐乎謂終身少病則遂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乎是皆徒聽祿命反令人墮志失業不加修省愚昧不明莫此為甚以朕之見人若日行善事命運雖凶而可必其轉吉日行惡事命運縱吉而可必其反凶是故命之一字孔子罕言之也

訓曰易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天人之藴奥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節文之詳在禮聖

人之褒貶在春秋至於傳記子史皆所以羽翼聖經記載往蹟展卷誦讀則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故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鬬靡已也學者各隨分量所及審其先後而致功焉其蕪穢不經之書淺陋之文非徒無益而反有損勿令入目以誤聰明可也

訓曰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由一理之微可以包六合之

大由一日之近可以盡千古之遠世之讀書者生乎百世之後而欲知百世之前處乎一室之間而欲悉天下之理非書曷以致之書之在天下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諸子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事而求之則可以通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博而致約果能精而約之以貫其多與博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

用聖賢之道豈外是哉

訓曰朕自幼好看書今雖年髙萬幾之暇猶手不釋卷誠以天下事繁日有萬幾為君者一身處九重之内所知豈能盡乎時常看書知古人事庶可以寡過故朕理天下事五十餘年無甚差忒者亦看書之益也

訓曰凡人最要者惟力行善道能盡五倫而一心篤於行善則天必眷祐報之以祥若徒口言善而心存姦邪決不為天所祐是以古聖人惟欲人之止於至善

也

訓曰好疑惑人非好事我疑彼彼之疑心益增前者丹濟拉來降之時衆皆諫朕宜防備之朕心以為丹濟拉既已來降即我之臣何必疑焉初至之日即以朕之衣冠賜之使進朕帳幄内近坐賜食傍無一人與伊刀切肉食彼時丹濟拉因朕之誠心相待感激涕零終身奮勉盡力又先時臺灣賊叛朕欲遣施琅舉朝大臣以為不可遣去必叛彼時朕召施琅至面諭

曰舉國人俱云汝至臺灣必叛朕意汝若不去臺灣斷不能定汝之不叛朕力保之卒遣之不日而臺灣果定此非不疑人之驗乎凡事開誠布公為善防疑無用也

訓曰年高之人理當厚待憐恤之且其年皆與我先輩年等憐之敬之則福壽亦增耳

訓曰朕自幼登極生性最忌殺戮歷年以來惟欲人善而又善即位至今公卿大臣保全者不記其數即如

幼年間於田獵之時但以多獲禽獸為能今漸漸年老圍中所圈乏力之獸尚不忍於射殺觀此則聖人所言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語誠至言也

訓曰飲食之制義取諸鼎聖人頤養之道也是故古者大烹為祭祀則用之為賓客則用之為養老則用之豈以恣口腹為哉禮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古之聖賢其於犧牲禽

魚之類取之也以時用之也以節是故朕之萬壽與夫年節有備宴恭進者即諭令少殺牲正以天地好生萬物各具性情而樂其天人不得以口腹之甘而肆情忽膾也

訓曰字乃天地間之至寶大而傳古聖欲傳之心法小而記人心難記之瑣事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覿面共語能使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談心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為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豈

非天地間之至寶與以天地間之至寶而不惜之糊牕粘壁裹物襯衣甚至委棄溝渠不知禁戒豈不可歎故凡讀書者一見字紙必當收而歸於篋笥異日投諸水火使人不得作踐可也爾等切記

訓曰孟子云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是言誠得為政之要道即如近河居民地勢窪下陰雨稍多即覺水澇近山居民地勢高阜數日不雨即覺亢旱天道尚然何况人事故為政者應持大體府事允

治自然萬世永賴久安長治之道未有以政狥人者也孟子此言深切政體特語爾等知之

訓曰茲者一兩年間春夏之交稍旱外邊無知之人即妄言以為大旱朕少時曾經正月至於六月不雨朕於交泰殿前圈席牆在內三晝夜虔禱雖鹽醬小菜一毫不食步至

天壇祈雨去時天尚晴明禮畢將回即降細雨及出壇門則大雨傾盆田畝盡濡澤矣今年未至若彼之旱且

朕年高不能如彼時之齋戒步禱身誠不能爲用欺衆爲哉此亦朕生性不務虛飾之一端也

訓曰昔日

太皇太后聖躬不豫朕侍湯藥三十五晝夜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竭力盡心惟恐

聖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備故凡坐臥所須以及飲食肴饌無不備具如糜粥之類備有三十餘品其時

聖祖母病勢漸增實不思食有時故意索未備之品不意

隨所欲用一呼即至

聖祖母拊朕之背垂泣讚歎曰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勞竭盡心思諸凡服用以及飲食之類無所不備我實不思食適所欲用不過偖此支吾安慰汝心誰知汝皆先令備在彼如此竭誠體貼肫肫懇至孝之至也惟願天下後世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

訓曰人於凡事能順理之自然則於身有益朕今年高齒落殆半諸凡食物雖不能嚼然朕心所欲食者則

必烹爛或作醢醬以為下飯並無一念自怨衰老有自幼隨朕近侍時常以齒落身衰不得食諸美味行走之處不能及人為恨每向人前訴苦此皆由於見理未明不能順其自然之故也朕鑒夫此惟寛坦從容以自頤養而已

訓曰吾人年歲老而經事多則自輕易不為人所誘每見道士自誇修養得法大言不慙但多試幾年究竟如常人齒落鬚白漸至老憊觀此凡世上之術士俱

欺誑人而已矣神仙豈降臨塵世哉又有一等術士立地數十年或坐小屋幾載然能久坐者不能久立能久立者不能久坐可知其所以能此乃邪魅之術耳此皆朕歷試之而知其妄者也

訓曰凡事暫時易久則難故凡人有說奇異事者朕則曰且待日久再看朕自八歲登極理萬幾五十餘年何事未經虛詐之徒一時所行之事日後醜態畢露者甚多此等纖細之偽朕亦不即宣出日久令自敗

露一時之詐實無益也

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却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已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

訓曰音律之學朕嘗留心爰知不製器無以審音不準今無以考古音由器發律自數生是故不得其數律無自生不考以律音不得正雅俗固分而聲協則一器雖代革而音調則同故曰以六律正五音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朕考覈諸音律譜按性理內律呂新書黃鐘律分圍徑長短準以古尺損益相生十二律呂製為管而審其音復以黃鐘之積加分減分製諸樂器而和其調實以黍而數合播諸樂而音諧因著為

書辨其疑闡其義正律審音和聲定樂條分縷析一
一詳明盖天地之元聲亘古今而莫易聯中外以大
同六合之内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百世之上
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古樂而溺於
今非特不知古并不知今也必復古樂而不屑於今
非特不知今終亦無從復古也
訓曰聲音之道以和為本故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嘗見近世之人事儒學者空談理數拘守

舊聞而於聲字之義鄙而不講工師則專肄聲音熟諳字譜而於音律之原茫然無知殊不知工尺等字即宫商之省文也工凡六五乙上尺七字而五聲二變亦七音工尺七字有出調而五聲二變亦旋宫旋宫則轉調而當二變者則出調古聖立法原自簡易而後之人反從難處探索奥理却不知說愈繁而理愈晦古之雅樂惟用五正聲而間以二變謂之七音今之南曲亦止用五字而出調二字不用北曲則雜

以出調二字名曰北調然則古樂今曲何嘗不以正變之聲而為宮調之準則耶要之樂以太和為本是以古聖王惟得中聲以定大樂故與天地同和薦之郊廟而神鬼享奏之朝廷而人心風俗以淳也

訓曰今者各國海外諸物畢至珍禽奇獸耳之所未聞書傳之所記者皆得見之且畜養而孳生者亦有之即此觀之凡物各遂其性雖禽獸亦如其本地之生育焉汝等如此少年甚至于孩提之童遽能見此各

種禽獸豈可易視也與

訓曰狴獅之西洋國極遠即彼處亦難得之得則進貢中國今西洋國進貢之獅朕心以為無甚奇處但念彼自極遠處進奉嘉其誠心不便發回所以收養耳朕不好奇物也

訓曰古史書載出宮女三千以為大德明時宮女至數千脂粉錢至百萬今朕宮中計使女恰纔三百况朕未近使之宮女年近三十者即出與其父母令婚配

汝等皆係朕子如此等處宜效法行之

訓曰滿洲人最忌令人扶掖是故朕至如是之年尚且不令人扶掖不持拄杖起坐時人但少助而已一立即不用扶矣閒坐亦不憑倚令之少年反令人扶掖兩手攙臂觀之甚是可厭既無病又無故如此舉動誠為怪異亦特無福之態耳又一等人年紀不相稱即用拄杖復何心哉此等處朕實不解爾等仍當以我朝前輩所忌諱處戒之可也

訓曰古昔征戰嘗用弩箭至我朝時弓矢甚利故棄弩箭而不用今苗蠻人尚用弩箭者彼處盡大山深澗伊等鳥鎗少而弓矢又不能遠射故仍用弩箭朕近日制弩試之所至固遠然不得準貫革力亦微上弩而又加箭亦不甚便但平日作玩具可耳實在應用之處則不可恃如我朝之弓矢連射不惧貫革力大迎敵者如何對立是故自古以來各種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斷未之有也

訓曰古之聖人平水土教稼穡辨其所宜導民耕種而五穀成熟孟子曰五穀熟而民人育則人之賴於五穀者甚重嘗思夫天地之生成農民之力作風雷雨露之長養耕耘收穫之勤勞五穀之熟豈易易耶禮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凡為民生粒食計者至切矣而人何得而輕褻之乎奈何世之人惟知貴金玉而不知重五穀或狼籍於場圃或委棄於道路甚至有汚穢於糞土者輕褻如此豈所以敬天乎

夫歎歲穀少固當珍重而稔歲穀多尤當愛惜詩曰
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噫嘻重哉
訓曰每歲自南方漕運米糧一石費銀數兩盖因地遠
難致之故不肖兵丁不知運糧之艱既得糧米因暫
時有餘遂賣銀錢以供幾次飽飡醉飲及米不繼之
時妻子又皆不免飢餓此等處朕知之甚悉故放米
之時屢降嚴旨於管轄人等嚴禁奢費與賣米者特
為兵丁之生計也無知之人以兵丁賣米為小事不

知米者養人之本為人上者不留心省察可乎

訓曰世之財物天地所生以養人者有限人若節用自可有餘奢用則頃刻盡耳何處得增益耶朕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無過費所以然者特為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

訓曰凡人處世有政事者政事為務有家計者家計為務有經營者經營為務有農業者農業為務而讀書者讀書為務即無事務者亦當以一藝一業而消遣

歲月奈何好賭博之人身家不計性命不顧愚癡如是之甚假賭博之名以攫人財與盜無異利人之失以為已得始而貪人所有陷入坑阱既而吝惜情生妄想復本苦戀局內囊罄產盡以致無食無居蕩家敗業雖密友至戚一入賭場頃刻反顏一錢得失怒詈旋興雅道俱傷結怨結讐莫此為甚且好賭博者名利兩失齒雖少人即料其無成家正般人決知其必敗沉溺不返汙下同羣骨肉輕賤親朋笑恥種種

敗害相因而起果何樂何利而為之哉朕是以嚴賭博之禁凡有犯者必加倍治罪斷不輕恕

訓曰人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為大幸便當讀書樂志安分修為若家貧亦惟勤學力行為鄉黨所重孔子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立志之根本操存之要道也

訓曰朕因大慶之年特集勲舊與衆老臣賜以筵宴使

宗室子孫進饌奉觴者乃朕之所以尊高年而冀福澤之及於宗族子孫也覩朕之君臣如此鬚髩皆白數百人坐於一處飲食筵宴其吉祥喜慶之氣洋溢於殿庭中矣且年高之人多自傷自歎今荷朕恩禮歸家各以告其子孫借此快樂以益壽考即養生之道也

訓曰朕自幼所讀之書所辨之事至今不忘今雖年邁記性仍然此皆素日心内清明之所致也人能清心

寡欲不惟少忘且病亦鮮也

訓曰凡書生頌揚君上或吟咏詩賦欲稱其善必先舉人之短而後方頌言之每以娩三皇邁五帝超越百王為言此豈非太過乎詩中有云欲笑周文歌宴鎬還輕漢武樂横汾譬之欲言此人之善必先指他人之惡朕意不然彼亦善而我亦善豈不美哉總之欲言人之善但言某人之善而已何必及他人之惡是皆由度量窄狹而心不能平也朕深不然之

訓曰朱子云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矣即如唐人工於詩者應制賦詩後人解之以為譏刺朝廷其於前人不太寃耶朱子此言最公深得詩人之意

訓曰唐人詩命意高遠用事清新吟咏再三意味不窮近代人詩雖工然英華外露終乏唐人深厚雄渾之氣

訓曰孔子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朕今年髙戒色戒鬬之時已過惟或貪得是所當戒朕為人君何所用而不得何所取而不能尚有貪得之理乎萬一有此等處亦當以聖人之言為戒爾等有血氣方剛者亦有血氣未定者當以聖人所戒之語各存諸心而深以為戒也

訓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誠為政之至要

朕居位六十餘年何政未行看來凡有益於人之事我知之確即當行之在彼小人惟知目前僥倖而不念日後久遠之計也凡聖人一言一語皆至道存焉

訓曰盛京年例俱係步圍朕初次至盛京時行圍不遠即連見兩三虎步行人有被爪傷者雖不致命實視之不忍本處將軍都統目為尋常朕遂深責之曰田獵原為遊豫今目覩傷人若是何以獵為今後步圍永行禁止自是年至今已四十餘年矣不然被傷者

何所底止此四十餘年所生全者豈少哉

訓曰人有病請醫療治必以病之始末詳告醫者乃可意會而治之亦易往往有人不以病原告之反試醫人之能識其病與否以為論難則是自悞其身矣又病各不同有一二劑藥即瘳者亦有一二劑藥不能即瘳者若急望效以一二劑藥不見病減頻換醫人乃自損其身也凡人皆宜記此

訓曰古人有言不藥得中醫非謂病不用藥也恐其悞

投耳盖脈理至微醫理至深古之醫聖醫賢無理不闡無書不備天良在念濟世存心不務聲名不計貨利自然審究詳明推尋備細立方切症用藥通神今之醫生若肯以應酬之工用於誦讀之際推求奥妙研究深微審醫案探脈理治人之病如己之病不務名利不分貴賤則臨症必有一番心思用藥必有一番識見施而必應感而遂通鮮有不能取效者矣延醫者慎之

訓曰醫藥之係於人也大矣古人立方各有定見必先洞察病源方可對症施治近世之人多有自稱家傳妙方可治某病病家草率遂求而服之往往藥不對症以致悞事不小又嘗見藥傲如粟粒而力等大劑此等非金石之酷烈即草木中之大毒若或藥投其症服之可已萬一不投不惟不能治病而反受其害其悞人也可勝言哉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正為此也

訓曰灸病者非美事而身亦徒苦朕年少時嘗灸病厥後受虧即艾味亦惡聞矣聞即頭痛徒灸無益爾等切記勿輕於灸病也

訓曰書法為六藝之一而游藝為聖學之成功以其為心體所寓也朕自幼嗜書法凡見古人墨蹟必臨一過所臨之條幅手卷將及萬餘賞賜人者不下數千天下有名廟宇禪林無一處無朕御書匾額約計其數亦有千餘大槩書法心正則筆正書大字如小字

此正古人所謂心正氣和掌虛指實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也

訓曰善書法者雖多出天性大半尤恃勤學朕自幼好書今年老雖極忽忙時必書幾行字一日亦未間斷是故猶未至於荒廢人勤習一事則身增一藝若荒疎即廢棄也

訓曰凡人彼此取與在所不免人之生辰或遇吉事與之以物必擇其人所需用或其平日所好之物贈之

始足以盡我之心不然但以人與我何物而我亦以其物報之是彼此易物名而已矣毫無實意此等處凡人皆宜留心

訓曰孟子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朕即位多年雖一時一刻此心不放為人君者但能為天下民生憂心則天自祐之

訓曰朱子云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已

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此最要處也自漢以來儒者世出將聖人經書多般講解愈解而愈難解矣至宋時朱子輩註四書五經發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於後人朱子輩有功於聖人經書者可謂大矣是以朕訓爾等但以經書為要者亦此故也

訓曰凡人學藝即如百工習業必始於易而步步循序漸進焉心志不可急遽也中庸云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人之學藝亦當以此言為訓也

訓曰書云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蓋為禁貪風除欺詐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市廛之上閭閻之中日用最切者無過於丈尺升斗平法其間長短大小亦或有不同而要皆以部頒度量衡法為準通融合算均歸畫一則不同而實同也蓋以大同者定制度而隨俗者便民情斯為善政自上古以迄於今幾千百年度量權衡改易非一苟一旦必欲強而同之非惟無益於民生抑且有妨於治道此又不可不留

心講究者也

訓曰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期必選擇日時者乃古人趨吉避凶之義詩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禮曰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朱子註孟子曰天時者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要以五行之生尅為用干支之刑衝合會為斷耳世俗相沿已久而吉凶之理推原於易是故我等尊貴之人凡有出行移徙之類自宜選擇日時然而既用選擇之日則尤當用其選擇之時

甚勿以日之吉而忽於時之吉也選擇家云選日必當選時吉日不如吉時正謂此也

訓曰論語云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言實為學制事之要也即如今之讀書人欲應試也必平日所學淵深所記廣博自然寫得出凡遇一事經歷多者按則例而理之則失者少此即器利而事自善之理也

訓曰朕今年近七十嘗見一家祖父子孫凡四五世者

大抵家世孝敬其子孫必獲富貴長享吉慶彼行惡者子孫或窮敗不堪或不肖而陷於罪戾以至凶事牽連如此等朕所見多矣由此觀之惟善可遺福於子孫也

訓曰朕於各處行伍中効力行走之人時常喚來與之談論者盖因我朝太平已久今之少年於行兵之道未嘗經歷若問此等行軍之舊人則功臣之子孫得聞伊祖父効力行走之處亦歡喜鼓舞循其祖父之

迹而黽勉力行之也

訓曰我朝舊典斷不可失朕幼時所見老先輩極多故服食器用皆按我朝古制毫未變更今住京師已七十餘年居此漢地八旗滿洲後生微微染於漢習者未免有之惟在我等在上之人常念及此時時訓戒在昔金元二代後世君長因居漢地年久漸入漢俗竟如漢人者有之朕深鑒此而屢訓爾等者誠為我朝之首務命爾等人人緊記著意謹遵故也

訓曰我朝
祖宗開創以來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代䖍安民平定海内
今朕上荷
祖宗庇蔭坐致昇平豈可一日不事講習故朕日率爾諸
皇子及近御侍衛人等射侯射鵠備儀備典八旗官
兵以時試肄朕常臨御教場歷觀兵卒等其優劣賞
賜褒嘉黜陟勸勉故爾旗分佐領各各嫻習弓馬武
備足觀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

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又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又曰立德行者莫如射而射者所以觀德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易曰射隼射雉詩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書曰若射之有志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周禮以射法治射儀然則古聖經書射以垂訓歷

歷可監習射上功實興撢士況我國家立德立功振興要務自當嚴加訓練多方教諭不可一刻廢懈也

訓曰射御居六藝之中二者相資為用古人御車雖見於經史然其法不可得而詳而我朝滿洲騎射其功用則有不可勝言者盖騎射之道必自幼習成方得精熟未有不善於馭馬而能精於騎射者也抑且乘騎不憚方克善馭如我朝滿洲竝外藩諸蒙古以及索倫達呼里等俱嫺於騎射者盖因自幼乘馬十餘

歲即能馳驛故爾馬上純熟善於控御也當獮狩之時獵騎雲屯風生電發其中精於騎射者人馬相得上下如飛磬控追禽發矢必獲觀之令人心目俱爽誠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也夫善馭馬者之逐獸也馳驅應範遠近合宜即馬之調習者亦知人意之所向獸遠而就之使近獸合而開之如法恰當發矢之時另有一番努力之狀是惟良驥為然也復有人精於馭馬者不擇優劣乘之惟見其佳盖人能顯馬而

馬亦能顯人也

訓曰朕自幼登極迄今六十餘年偶遇地震水旱必深自儆省故災變即時消滅大凡天變災異不必驚惶失措惟反躬自省懺悔改過自然轉禍為福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固理之必然也

訓曰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者乃人生之真性即上古之淳樸處也我朝滿洲制度亦然滿洲故制看來雖似鄙陋其一種真誠處又

豈易得者哉我等讀書宜達書中之理窮究古人立言之意也

訓曰凡人有訓人治人之職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學有云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將為身先而言也

訓曰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然有一等事如此似乎可行又有不可行之處有一等事如此似乎不可行又有可行之處若此等事在以義理揆之決不可豫定

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是故孔子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訓曰凡人讀書或學藝每自謂不能者乃自誤其身也中庸有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實為學最有益之言也

訓曰人於好惡之心難得其正我所喜之人惟見其善而不見其惡若所惡之人惟見其惡而不見其善是

故大學有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誠至言也

訓曰孟子云持其志無暴其氣人欲養身亦不出此兩言何也誠能無暴其氣則氣自然平和能持其志則心志不為外物所搖自然安定養身之道猶有過於此者乎

訓曰人之一生多由習氣而成葢自孩提以至十餘歲此數年間渾然天理知識未判一習學業則有近硃

近墨之分及至成人士農工商各隨其習習以成風雖父兄之於子弟亦不能令其習好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有必然者

訓曰程子云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看來有一等好名之人惟名是務不着一毫誠實之處只管行去不惟無分毫之實究至於名亦不能保程子此言可謂力行之要道也

訓曰程子云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但尋自己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是利凡人惟棄利己之心以求義之所安則為忠臣者亦此道為孝子者亦此道人人皆當以此語為至敎而奉行之也

訓曰荀子云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此二語簡而要人之一世能依此二語行之過差何由而生

訓曰朱子云人作不好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此一節語乃人立心之最要處良心能勝私欲為聖為賢皆此路也欲立身心者當詳究斯言

訓曰朱子云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

心静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此言乃讀書之至要也人之讀書本欲存諸心體諸身而求實得於己也如不然將書汎然讀之何用凡讀書人皆宜奉此以為訓也

訓曰朱子云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得書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者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此言極是朕自幼亦嘗發憤讀書看書當其讀某一經之時固講論而切記之年來

翻閱其中復有宜詳解者朱子斯言凡讀書者皆宜
知之
訓曰凡人進德修業事事從讀書起多讀書則嗜慾澹
嗜慾澹則費用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立品
高讀書之法以經為主茍經術深邃然後觀史觀史
則能知人之賢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故凡事可論
貴賤老少惟讀書不問貴賤老少讀書一卷則有一
卷之益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此夫子所以發憤

忘食學如不及也

訓曰從來有生知有學知有困知及其成功則一未有不學既久而不可以上達者但功夫不可躐等而進尤不可半途而廢書云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正為半塗而廢者惜也

訓曰為學之功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謹言慎行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至近至易即今便可用力至急至切即今便當用力用一日之力便有一

日之效至有所疑尋人問難則長進通達自不可量若即今全不用力蹉過少壯時光即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未必能有益也

訓曰人在幼稚精神專一通利長成以後則思慮散逸外馳是故應須早學勿失機會朕七八歲所讀之經書至今五六十年猶不遺忘至於二十以外所讀經書數月不溫即至荒疎矣然人或有幼年遭逢坎壈失於早學則於盛年尤當勵志盖幼而學者如日出

之光壯而學者如炳燭之光雖學之遲者亦猶賢乎始終不學者也

訓曰為學之功有三等焉汲汲然者上也悠悠然者次也懵懵然者又其次也然而懵懵者非不向學心未達也誘而達之安知懵懵者之不為汲汲也惟悠悠者最為害道因循苟且一暴十寒以至皓首沒世亦猶夫人而已古之聖人進脩貴勇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之意哉孔子

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葢深憫學者之悠悠而冀其奮然用力也學而能日新則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漸漸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故詩人美湯曰聖敬日躋也

訓曰先儒有言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此語極為切當有志於格物致知

之學者其宜知之

訓曰春至時和百花尚鋪一段錦繡好鳥且囀無數佳音何況為人在世幸遇昇平安居樂業自當立一番好言行一番好事使無媿於今生方為從化之良民而無憾於盛世矣朕深望之

訓曰天下未有過不去之事忍耐一時便覺無事即如鄉黨鄰里閒每以雞犬等類些微之事致起訟端經官告理或因一語戲謔以致角口爭鬬此皆由不能

忍一時之小忿而成爭訟之大端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言至理存焉

訓曰古人云盡人事以聽天命至哉是言乎蓋人事盡而天理見猶治農業者耕墾宜常勤而豐歉所不可必也不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所以盡人事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聽天命也

訓曰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人生斯世自少而

壯自壯而老孰能一日不與斯世斯人相周旋耶顧應之得其道我與世相安應之不得其道則世與我相違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言善矣

訓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雜念不起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攖善端油然而生是內外交相養也

訓曰莊子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又引庚桑子之言曰

毋使汝思慮營營盖寡思慮所以養神寡嗜慾所以養精寡言語所以養氣知乎此可以養生是故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會也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恬靜養神則自安於内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靜心清則形無所累矣

訓曰勸戒之詞古今名論疊疊書記中無處不有其殷勤痛切反覆丁寧要之欲人聽信遵行而已夫千百年以下之人與千百年以上之人何所關切而諄諄

訓戒若此蓋欲一句名言提醒千百年以下之人使知前車之覆而為後車之戒也後學讀聖賢書看古人如此血誠教人念頭豈可草草略過是故朕常教人看古人書須念作者苦心甚勿負前人接引後學之至意也